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一中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

蔚古思元星靈石

全校字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醫門鄧其章雲航參校

辨太陽病脈證篇

在表在外。病各不同。麻黃桂枝。太陽之病。皮膚爲表。肌腠爲外。證未解。肌腠爲外。證未解。邪所傷。其脉見浮弱者。當以甘溫之藥資助汗而解。宜桂枝湯。

此一節言桂枝湯爲解外之劑也。張令韶曰。自此以下十五節。言病有在表在外之不同。湯有麻黃桂枝之各異也。柯韻伯曰。桂枝溫能散寒。甘能益氣生血。辛能發散外邪。故麻葛青龍。凡發汗劑咸用之。惟桂枝湯不可用麻黃。而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何也。桂枝爲汗藥中冲和之品。若邪在皮毛。則皮毛實而無汗。故主麻黃以直達之。今無汗者有汗而解。若

邪在肌肉。則肌肉實而皮毛反虛。而自汗故不。王麻黃之徑走於表。止俟以薑棗甘芍。調和氣血。從肌肉而出皮毛。令有汗者復汗而解。一方之不同如此。今人不知一方之旨。以桂枝湯治中風。以麻黃湯治傷寒。失之遠矣。

在表之邪。頭項強痛等病。誤下之。猶幸裏氣未難。反上逆與微喘者。表未解故也。蓋肌也。表未解。尙見病誤。下之。表邪交錯於胸中。而爲也。氣原相通。邪從表而入。胎亦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蓋杏仁降氣。厚朴寬胸。方中加此二味。令表邪從肌而出。表故仍用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交錯者。從肌腠出於皮毛而解矣。按時人往往於肌表二字。認不清。所以終身懵憤。

此一節言表邪未解者不可下。若誤下之。仍宜用桂枝加味。令其從肌以出。表陽病有在表在外之不同。以皮膚爲表。肌腠爲外也。太陽表病未解。而下之。氣不因下。而內陷。仍在於表。不能宣發。而微喘。用桂枝湯從肌而託之於表。加厚朴以寬之。杏仁以降之。表解而喘平矣。與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參看。

在外之邪。太陽頭頂強痛等病。其爲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此一節言誤下後。還用桂枝湯救外證之逆。

天男元犀按。桂枝湯本爲解肌誤下後邪未陷者。仍用此方。若已陷者。當審何逆從其變而治

之。然則外症未解。救誤如此。而內證未除者。誤之當何如。師故舉一隅以示人焉。

未汗而遽下之。既以桂枝湯爲救誤之法。

太陽病先以麻黃發汗。既汗不解。正宜以桂枝湯繼之。竟不用

先汗而復下之。亦以桂枝湯爲補救之資。

此粗工泥守先汗後下之法。不知脈理故也。

太陽病先以麻黃發汗。而猶不解。枝湯繼之。而桂枝湯

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此一節言先汗後下。察其脈浮病不解者。仍宜用桂枝湯以解外也。

言外見麻黃湯後繼以桂枝湯爲正法也。

再以表病用麻黃。太陽病脈浮緊。是麻黃無汗。發熱身疼痛。

是麻黃證的脈。不知用麻黃湯至

桂枝湯爲正法也。

黃湯之法而言。太陽病脈浮緊。證的脈。當少陽主氣之期。不解。表證仍在此。雖爲曰。當陽明

八主氣之期。九

陽盛則陰虛。其人陽盛。發煩。陰虛而目瞑。劇者必

逼血上行而爲衄。衄出而經絡得汗而出微除。陽熱內盛

而陰虛。故其人陽盛。發煩。目瞑劇者必

逼血上行而爲衄。衄之熱隨衄乃解。所以然者。以太陽主巨

主。悍熱之氣少陽主相火。之氣三陽合而爲熱。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此一節言病在太陽。得陽明少陽之氣化。合而爲熱之治法也。但言發熱不言惡寒者。主太陽之標而言也。

三陽氣盛。汗之而不解者。既可使其從衄而解矣。而太陽本經之熱。亦自有衄而解之證。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不因發汗。自能衄而解者。其病比上條三陽。蓋血之與汗。異名同類。不得汗必得血。不從汗解。而其熱從衄解。合并稍輕而易愈。而從衄解。此與熱結膀胱血自下者同一局也。

此一節。烹不因三陽之氣盛。不用麻黃之發汗。而太陽標陽之熱。若得衄則無不解矣。

**勇蔚按**脈而出則爲衄血。此督脈與太陽同起目內。皆循督絡腎。太陽之標熱。借督脈作衄爲出路。而解也。

**正** 曰。汗與血異名同類。此說稍差。汗色白。血色赤。汗質輕清。血質重濁。汗是衛氣。血是營血。何得混言同類。蓋從汗解者。是使營分之邪。皆借衛氣外泄而爲汗。汗者水也。氣乃水之

所化。故口鼻之氣著於漆石之上。皆復化而爲水膀胱之陽。化水爲氣。直出者上口鼻。橫出者透內膜達肌肉。而發於皮毛。則爲汗。汗者衛氣復化之水也。屬之氣分。何得與血同類哉。血者營分之陰。汗營生於心。出包絡。屬於肝。循內綱。油得小腸之氣導之下行。則入血室。與膀胱相連。故熱結膀胱。有血自下之証。此下行之血也。其上行外達之血。亦隨小腸之氣布達於外。透膀胱。穿腎內。達腠理。至肌肉。爲衛之守。是名營血。邪氣久留營分。則血爲邪擾。血有餘而循經外溢。則邪隨血洩。得衄而解。衄之與汗。一是從營分解。一是從衛分解。何得混而同之哉。又曰。今人論太陽經證。但知膀胱而遺却小腸。不知膀胱主氣。小腸主血。內經言膀胱氣化。則能出。言小腸化物出焉。卽指化液爲血。以外出也。是小腸亦有功用。豈得指爲呆管一條哉。

二陽併病。緣太陽初得病時。當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故謂之并病。夫既屬續不

肌表。見微汗出。若不惡寒。則太陽之證已。惡寒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之。逆必發汗爲。如此當知有小發汗。罷可以議下矣。若太陽之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之。逆必治之順。如此更發汗二法。可小發汗。爲偏於陽明。在經之證。設面色緣緣正赤者。卽面色有熱。陽明氣怫鬱在表。當以小發解之。解之而不盡。中病汗之劑解之者。仍以藥氣熏之。則已。若病之重證。發汗不徹。不足言。僅爲陽氣怫鬱不得越。緣前發太陽之汗而不得越。熱邪無從外出。其人安而煩躁。此煩躁由於不汗所致。與大青龍證之煩躁同例。邪無定位。不知痛處。腹中四肢皆陽明之所主。太陽之病邪并之。或在在腹中。或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定位呼出爲陽。吸入爲其人短氣。以短氣者。但坐以汗出不徹。以致陰陽之氣不相交。故不交出入不利。故也。更發其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滯。不流利。故知不通也。

此一節言太陽之病。并於陽明也。龐安當擬補麻黃湯。喻嘉言擬桂枝加葛根湯。二方俱隔靴搔癮。

正曰。此一條要分作兩段解。上段言皮毛不開。則閉鬱其陽明之氣。故面色正赤。當解之。

薦之此爲上段。其下若發汗不徹至末。是指周身膜腠內有停汗不出爲氣爲飲之病。陳注仍執定陽明解之所以不確。短氣非陽明證。通查仲景書無陽明證言短氣者也。蓋第二段是言若非陽明併病而止。是太陽經發汗不徹則無面白之形。是不足言爲陽氣不得越也。此數句是文法剝換處。將上段撇去。以下乃言此是太陽經病。本當汗出。使衛氣外散而解。今因當汗不汗。則衛氣與邪停於膜腠之中。內膜通於包絡。汗當外出而內犯。則煩躁。外膜卽周身之腠理。故周身不知痛處。乍在腹中。是併入內膜也。乍在四肢。是游走外膜。而併於四肢也。按之不可得。是在膜腠中往來無定也。人身膜腠内外上下貫徹無遺。故在膜腠中乃有此象。此是何物在膜腠中。只是汗留於內。汗者衛陽發於膀胱中。乃水所化之氣。此氣不出。則停而爲飲。凡有飲者皆短氣。故其人短氣。但坐而不得卧。卧則氣更逆。與欬逆倚息不得卧同例。所以然者。總由汗出不徹。故停爲飲。更發其汗。則愈。合觀此條。上二

一段是陽明有熱鬱於肌肉中。下一段是少陽膜腠內有水氣游移不定。一是不汗而閉其火。一是留滯爲水。讀者正當分辨。

病出汗不徹且有小發更發之法。况其爲應汗。不汗。脈浮數者必發。法當汗出而愈者誤下之。雖然亦有法。雖當汗而獨取尺脈爲憑爲法外之法。脈浮數者。熱。法當汗出而愈者誤下之。雖幸其邪尙未陷。血被心慄者。蓋衛氣榮血外循行於經絡之間而肺衛心榮內而無如氣被傷而身重傷而心慄者。取資乎水穀之氣。今下後陽明水穀之氣不充。不可發汗。當聽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而主裏。此裏陰。慎勿亂藥。惟糜粥自養。漸復胃陰。肌肉內堅預告。須俟穀氣充。又依內經之說。月郭滿則氣血實。病人勿幸速效。須天時旺。則表裏氣實。而津液自和。便自汗出而愈。此法外之法也。

此一節言汗乃血液。血液少者不可汗也。

正曰。苓桂木甘證。建中湯證。真武湯證。均有心慄。均指水飲內犯。修園所素知也。獨此解爲心血被傷。與他處不合。又解尺中脈微爲胃陰不足。必俟穀氣充。尺脈旺。此說亦非。尺脈不診。穀氣平。人穀氣充者。尺脈亦不盡。旺且微脈是陽氣微。非陰液虛也。修園常言細爲血

虛微爲氣虛。何以此處自相矛盾。只緣不解。自汗出乃愈之義。是以混誤。蓋此節言當汗反下之。則傷其衛陽。而內動水氣。故心下悸。水上剋其火也。是下傷腎陽。不能化水所致。若再用麻黃湯發其汗。則陽愈洩。恐變爲厥逆。內澀等證。所以然者。因尺脈微。是誤下傷其腎陽。故不可復以汗泄之。亦如大青龍湯之脈微弱。不可服。同一例也。蓋太陽爲表。少陰卽爲其裏。此是少陰裏氣被下。而虛腎陽不能化氣。安可復洩其陽。以發汗哉。須扶少陰之裏氣。助太陽之表氣。便陽津外達。陰液內充。則自然汗解。如用桂枝加附子湯等法。是也。原文云。當自汗須表裏實。一當字內中明有方治。使之自汗。明明與不可發汗相對。以見不可用麻黃湯耳。蓋此數節。皆是爲麻黃湯發議。陳法不知此意。而又解爲血液少誤矣。

由此法而推之。脈浮數。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麻黃湯發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之外。更有脈浮緊之證。脉浮緊者。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氣不足血虛。少於脈。故也。前云

數因誤治而虛其陰。尚可勿藥而俟其自愈。今則浮緊之脈不易出。汗。陰氣本虛。不因誤治所致。又不能俟其自復而作汗。若云先補後散。補散兼用。更爲妄語。吾觀虛人於未病時。服人參地黃等藥無數。尚且未見大效。豈邪盛無汗之際。得之即能補虛而不助邪乎。是必無之理也。當於本原處而求其治。則得矣。

此一節承上節而續言脈浮緊之證。以見血液少者不可發汗。言外見雖發之而亦不能作汗也。

正。旦以勿藥俟愈解上節有誤。而此節又將尺中遲。連浮緊解。謂脈浮緊者不易出汗。而尺中遲。又爲陰氣本虛。此不知寸關尺止一條脈。遲則均遲。安有寸關浮緊不遲而尺止獨遲者哉。仲景凡三部分言者。必曰寸口關上。若何尺中若何。今其文法明以假令二字。別於上文。謂假令脈不浮緊而尺中遲者。則不可汗。舉尺中遲者。則知其三部皆遲也。蓋脈之動。必由尺而及於關寸。舉尺中則關寸可知矣。脈者血脉。西洋醫言心有左右房。左爲出血管。右爲迴血管。人心跳動不休。心跳動則血營隨之而動。西醫所謂營卽中國所謂脈也。心

火有餘則血多而其動速心火不足則血少而其動遲故遲爲血虛若上節之脈微是跳動輕微微爲氣虛非血虛也氣附脈行氣虛不能鼓蕩是以跳動輕微蓋脈凡遲凡數皆責在脈營故無尺寸之異凡微凡浮沉皆責之於氣非脈營申事也故無尺寸之異修圓於上下

兩節遲微兩脈皆解爲血虛誤也仲景文法移步換形剖悉極精讀者幸勿囫圇吞棗

二者於尺中之脈既知其脈浮而緊其尺不可卽便知其可矣凡其尺中不遲者病在表而榮不可以發汗宜麻黃湯而榮不虛也必他虛也浮而數者爲裏不虛也可以發汗宜麻黃湯逕發之又不不微其尺中者虛也必他虛也

此一節承上文兩節之意而申言之

上言榮言裏而診於尺中者以榮爲陰也榮陰病人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本和然榮氣和者而衛陽和合而循行於肌表今請再言衛氣而竟有常自汗之外之衛證奈何蓋因衛外氣不諧以衛氣之不能共榮氣和諧故爾蓋衛爲陽榮爲陰陰陽貴乎之和以致榮自行於脈中衛自行於脈外兩不相合如夫婦之不調治者當乘其汗正出時與謂之以桂枝湯啜粥是陽不足者溫之以氣食入於陰氣長

於陽復發其汗。則陽氣因之和。汗不復振作。則營衛以和而出。愈宜桂枝湯。

此一節。因上文榮氣不足。而復及於衛氣也。

補曰。成無巳風傷衛。寒傷營之說。本此不知仲景並未分風寒。只論營衛。蓋此是營衛自病。不因外邪也。若傷寒中風之自汗。則是邪在營分。而衛不與偕。與此方治法雖同。而其理各別。

病人藏府無他病。惟有時發熱。因有定時。自汗出。每熱則汗出與無熱。推其所以不愈者。即內經所謂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因陽熱。而不和也。治先於其未發時。欲從汗以泄其陽熱。並以啜時熱而汗出。此衛氣之湊而不和也。者先於其未發時。欲從汗以泄其陽熱。並以啜粥。遵內經精勝而邪却之旨。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上節言衛氣不和。乃衛氣不與榮氣相和。此節言衛氣不和。乃衛氣之自不和也。張令韶云。此二節言桂枝湯能和榮衛而發汗。亦能和榮衛而止汗也。柯韻伯云。一屬陽虛。一屬陰虛。

皆令自汗。但以無熱有熱別之。以當汗出時汗出辨之。總以桂枝湯啜熱粥汗之。

前言邪從衄解。一在八九日。三陽熱盛服麻黃湯之後而解也。一在太陽本經熱盛亦有不服麻黃湯可以自衄而解也。然二者皆於衄後而解亦有智後而不解者不可不知。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其衄點滴不成流雖可發汗爲辭。謂汗後有額上陷脈繁目直視不得眴。不得眠之變也。然彼爲虛脫此爲盛。盛彼此判然。且衄家是素衄之家爲內因致衄。此是有因而攻爲外因。

此一節又補言衄後邪不解之證也。然邪解而脈微。邪不解而脈浮。以此爲辨。

以上兩言得衄而解。又言得衄而仍不解。大旨以汗之與血異名同類。不從汗解必從血解。既衄而不成衄者。又嘗從汗而解之。言之詳矣。然衄證又當以頭痛爲提綱。以頭爲諸陽之會。督脈與太陽同起於目內。背邪熱盛則越於督脈而爲衄也。然頭痛寒不大便六氣已過。七日痛病在上也。而察其病機則在於下。一曰大便。一曰小便。若又值太陽。頭痛有熱者。熱盛於裏而主氣之期。頭痛有熱者。上乘於頭。與承氣湯。以泄其裏熱。其頭痛有熱而小便清者。知熱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以麻黃湯泄其表熱。此一表一裏之證見俱見頭痛。若頭痛已者。勢必逼血上衄。此可於未衄之定之也。然猶有言之未盡者。病在表者固宜麻黃湯。至於病在肌腠。其邪熱從肌腠而入。經絡頭痛亦必作衄。宜以桂枝湯。於未衄之前而解之。

此一節以頭痛者必衄五字爲主。而言在裏在表在經之不同。欲學者一隅而三反也。  
總而言之桂枝與麻黃功用甚廣。而桂枝湯更有泛應由當妙之。傷寒服麻黃而肌邪未解。不見桂枝之浮弱。也又診其脈。仍見麻黃症之浮數者。知非麻黃症未罷。乃肌腠之邪不解。動君之竣而用啜粥。發其汗。宜桂枝湯主之。解肌以調和之法。以止煩。

此一節總結十五節病有在表在外之不同。湯有麻黃桂枝之各異。而申言桂枝之用更宏也。柯韻伯云。桂枝湯本治煩。服後外熱不解。而內熱更甚。故曰反煩。麻黃證本不煩。服湯汗出。外熱初解。而內熱又發。故曰復煩。凡曰麻黃湯主之者。定法也。服桂枝湯不解。仍與桂枝湯。汗解後復發煩。更用桂枝湯活法也。服麻黃湯復煩。可更用桂枝。服桂枝湯後煩者不得更用麻黃。且麻黃脈證。但桂枝湯可用。更汗不可先用桂枝湯發汗。此又活法中定法矣。汗吐下三者。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用之得當。則邪去而病已。若之太過。爲亡津液。汗吐下之症仍在。不方攻邪之法也。

復行汗吐下之法。陰陽之自和者。邪氣必自愈。  
姑慢服藥俟其氣退。必自愈。

此一節言汗吐下三法不可誤用。張令韶云。以下十三節皆所以發明首節之義。以見汗吐下之不可誤施。有如此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致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用利小便之藥治之。姑俟其得小便利。則陰陽和。而表裏之症。必皆自愈。

此一節言汗下逆施重亡津液也。

下之後。復發汗。則氣虛於外。不虛於內。不能能熏膚充身。故必振寒。榮行經脈。故誤施汗下。內外氣俱虛。故也。

此一節言汗下後不特亡津液。并亡其內外之陰陽氣血也。勇元屋按此言倒施下汗之誤  
病在外。當汗解而反下之傷陰  
波於內。故脈微細。復發汗。又虛陽氣於外。故身  
振寒。此爲内外俱虛。陰陽將竭。視上節病較重。

傳家言卷之二  
補 曰 振寒二字。振是振戰。凡老人手多戰動。皆是血不養筋之故。此因下後傷陰。血不養筋。則筋強急。若不惡寒。則無所觸。發筋雖強急。亦不振動。茲因復發其汗。傷其陽氣。氣虛生寒。是以發寒而振。惟其氣虛。則脈應而微微者。氣不能鼓出。故脈之動輕。惟其血虛。則脈應之而細。細者。血管中血少。故縮而窄小。所以然者。內被下而血虛。外被汗而氣虛之故也。仲景文法。字字承接。一絲不亂。讀此節。可悟仲景全部文法。此與苓桂术甘真武證之振振皆同。惟彼單論水寒。此兼論血氣。義自有別。

下之後復發汗。亡其陽氣。晝曰。爲陽陽虛欲援同氣。之救助。而不可得。故煩躁。不得眠。夜爲陰陰盛則相安於陰分。而安靜。於不嘔不渴。知其非傳裏。無表證。知非表不解。之熱邪。其於無表證之煩躁也。脉沉微氣虛於裏也。身無大熱者。陽虛於表也。此際不急復其陽。則陽氣先絕。而不可救。以

乾薑附子湯主之。

此一節言汗下之後。亡其陽氣也。